

闽台文化研究丛书

闽台教育论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闽台文化研究丛书

闽台教育论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 编

何绵山 李正光◎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教育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11

(闽台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5-4829-5

I. ①闽… II. ①福… III. ①地方教育-教育事业-研究-福建省 ②地方
教育-教育事业-研究-台湾省 IV. ①G527.57 ②G5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117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27.25

字数:475 千字 印数:1~800 册

定价: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

序

叶文华

近些年来,我校教职工积极向校外申报各类科研课题,取得了一些成果。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实践,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任何一个课题,即使结项时有好的评价,但如果长期“养在闺中人未识”,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特别一些针对性强又尚未发表的课题成果,不能长期束之高阁,应该尽可能地公布于众,让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尽可能发挥应有的效益。有鉴于此,我校闽台文化研究所在本所完成的校外立项课题基础上,再从我校教职工申报的校外立项课题中,选出与闽台教育有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汇编成这部文集。对这些课题进一步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回顾,有着积极意义:它不仅可以检阅我校教职工的研究水平,提高我校教职工科研的积极性,进一步拓展视野,传递更多信息,还可以通过回顾走过的历程,及时总结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以利推动今后的工作。

纵观这部文集,其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涉及面广泛。在课题项目的种类上,除了有国家社科项目、国家艺术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福建省社科项目、福建省教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外,还有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科研项目、中央电大科研项目、福建省自学考试科研项目等多种渠道、多种类型的课题。在课题研究的范围上,从教育的层次上看,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从教育的形式上看,有社会教育、终身教育、开放教育、宗教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远程教育;从教育的类型上看,有教育思想、教育历史、教学过程、教学组织、资源建设、师资管理。在课题研究的方式上,有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比较研究、特色研究、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或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或将理论分析与实践调查相结合,或采用面上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注意多学科的交叉运用。在课题研究者的分布上,有教学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高级职称者为主,兼有中初级职称者,以省电大人员为主,兼有分校人员。

第二,选题新颖,现实性强。这些课题大多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少研究涉及的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非无的放矢。作者均来自第一线,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并有所思考,由此产生了申报课题的初衷。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大多能从实际出发,从现状入手,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的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后,再进行归纳总结,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益于推进各项工作的进展。有些问题虽然不能马上解决,作者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可供有关方面参考。能将存在的问题及时准确地提出,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实际也已包含了成功的因素,也是有意义的。这些课题有不少还具有前瞻性,如对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等教育模式的研究多少有些超前意识,作者提出的一些构想和展望,代表了教育体系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趋势。随着老年社会的来临、社区教育需求的扩大、终身教育体制的完善,这些研究将越来越受到重视。还有一些课题虽然研究深度不够,但也拓展了新的视野,特别是对台湾教育的某些方面,如老年教育、社区教育、宗教教育、终身教育等,作者在多次赴台考察,收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或作出较为准确的介绍,或通过比较概括出其特点,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科研既可推动学科研究、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是自我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我校科研取得的成绩说明,凡留心处皆学问,只要选好目标,持之以恒,必然会有所收获。要把我校建设成现代远程开放大学,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科研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希望我校有更多的教职工申报科研课题,勇于担当,大胆开拓,不断探索,持续提升,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出现。

(作者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目 录

福建古代教育特点探论·····	何绵山(1)
试论福建古代书院的发展与兴衰·····	何绵山(7)
历史悠久的福建僧教育	
——以闽南佛学院为例·····	何绵山(25)
近代侯官文化与严复的教育思想·····	何绵山(32)
福建省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游 璇(39)
福建特色终身教育体系研究·····	沈光辉 吴 国 蔡亮光 吴东晖 陈晓蔚(53)
现代远程教育在社区教育的发展研究	
——以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参与社区教育为例·····	沈光辉 吴 国 蔡亮光 吴东晖(74)
福建省远程高等教育学生学籍备案	
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雷乃旺 杨惠(95)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历教育发展规模探论	
——基于 BP 神经网络界法对学习型	
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测分析·····	王正环 马胜蓝(114)
现代远程教育助力福建学习型农村建设探析·····	江年攀(122)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系统	
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施宁娜 王凌宇 黄健新 李瑞中 方鸿明 林碧凤(132)
福建财政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刘伟宏(145)
福建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和展望	
——以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2006—2007 年教学发展为例·····	何绵山(154)
再论福建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和展望	
——以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2008—2009 年教学发展为例·····	何绵山(164)

通过课题研究指导福建远程教学的新尝试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的研究、

改革与实践”课题研究综述 何绵山(171)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的研究、

改革与实践 何绵山(179)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实施

——以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改革为例 薛 峰(192)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地域文化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以“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为例 郑长青(199)

开放教育模式下成人外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研究

——以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非英语专业

英语学习者为例 严春容(205)

福建开放大学建构模式与运作研究 江年攀(213)

开放教育学生权益保护 夏良玉 张以华 林光明

许 勇 黄文伟 戴 婧(227)

面向 21 世纪福建远程教育文字教材建设浅探 何绵山(243)

用现代教学媒体新理念指导福建远程教学资源建设

——以《闽文化概论》一体化教材的

设计与制作为例 李正光 边建军 何绵山(249)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省开课多媒体课件的设计与制作

——以《诗词鉴赏》为例 边建军(256)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统设课多媒体课件的设计与制作

——以《高等数学实验》为例 边建军(262)

试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精品课程的建设

——兼谈现代远程教育学习资源的设计 何绵山(273)

试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的直播课 王 芳(282)

台湾社会教育评述 何绵山(290)

台湾高等教育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台湾佛教界创办综合性普通大学评述 何绵山(297)

别具一格的台湾中小学校

——台湾佛教界创办的中小学评述 何绵山(314)

试论台湾法鼓山的大学院教育 何绵山(320)

台湾僧教育研究 何绵山(327)

台湾地区老年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吴东晖(353)
试论闽台老年教育的研究·····	何绵山(357)
闽台老年教育的现状与比较·····	吴东晖(366)
试论闽台老年教育的师资和经费·····	何绵山(379)
闽台老年教育的教学设施、行销和评估·····	何绵山(387)
海峡两岸社区教育比较研究·····	沈光辉 蔡亮光(392)
海峡两岸终身教育发展比较研究·····	吴 国 叶必锋(406)
后记·····	(425)

福建古代教育特点探论

何绵山

一、福建教育发展概述

福建开发较晚,教育起步也较迟。据文献所载,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福建设晋安郡,刘宋时期,阮弥之任晋安太守时开始兴办学校,当时社会出现“家有诗书,市无器斗”(《福建通志·名宦》)现象。虞愿任晋安太守时,“初立学堂,教授子弟”(《南史·虞愿传》)。此外,一些中原人士移居闽地时,断断续续地办过学堂,虽然影响都不大,但为以后福建教育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福建还处于开发阶段,但教育已有较大发展。唐宗室李椅任福建观察使时,“崇学校,励风俗”(《三山志·秩官》),并“大启学府,劝诱生徒”(《八闽通志·秩官》)。常袞任福建观察使时,“设乡校,延名师儒以教闽人,闽人始知向学”(《重修常袞墓志》)。建州刺史陆长源也注重创办学校,劝人入学。漳州刺史陈元光命子弟读书勤学,鼓励漳州人读书。陈元光之子陈珣曾代州事,聚徒授课。据《图经》所说:“李椅、常袞皆以崇重学校为意,于时海滨几及洙泗。”五代时,福建教育开始普及。一方面是唐代闽籍名士于唐亡后纷纷回乡创办学,如原工部尚书黄峭归乡创办了和平书院,“聘请宿儒,讲授诗书,诱掖后进”(《紫云黄氏的开山祖黄峭》)。另一方面,闽王王审知广设学校,拨出专门经费供师生膳食,并下令学龄儿童均需入学。现存福州闽王祠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记载:“尝以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乃令诱掖蒙童,兴行敬让。”五代时期福建社会较为安定,也为福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条件。

宋代福建的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平剑州州学创办于天圣三年(1025年),体制、学田设置、教师配备等皆达到一定水准。之后,福建八个军州都办有州学,后来还办了许多县学,可查的就有56所。宋代福建书院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全国罕见。据《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所载,仅与朱熹等理学家有关的书院就达20所,其中建阳县境内,就有14所,一些书院在全国都有影响,慕名而来的外省学子络绎不绝。宋代福建义斋、书堂、家塾等民办教育

也极普及,读书蔚然成风。如福州“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吕祖谦,《登郡城》);南安“百里之间,弦诵相闻”(《番建夫子庙记》);汀州“风声气习,颇类中州”(宋陈一新《跋贍学田碑》);延平“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延平府志》);邵武“比屋弦诵之声,洋洋盈耳”(《邵武府志》);甚至连偏僻的泰宁,也“比屋连墙,弦诵之声相闻,有不读诗书者,輿台笑之”(《泰宁县志》)。

元明清福建教育虽因战乱、倭患等原因在某些地区间有衰微,但总的还是向前发展,并在全国名列前茅。以各代新建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可查到的有一定影响的书院,元代有20余所,明代近200所,清代300余所。明清时书院已不是仅仅密布于闽北理学之乡和政治文化中心福州,而是遍及全省。如明代闽东新建书院10余所,闽西新建书院30余所,清闽西新建书院100余所,闽东新建书院近30所。清代福建开始出现全省性书院,如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培养出林则徐、林纾、陈宝琛等著名人物。清末福建出现了官办的全闽大学堂、洋务派办的船政学堂、外国教会办的教会学校等。

二、福建教育久盛不衰的原因

福建教育由唐至近代久盛不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地方官吏的支持和倡导。地方官吏对教育是否重视,对当地教育的兴衰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所幸的是,主福建的地方长官,大多对教育都很重视,对推动福建的教育采取了积极措施。唐代,常袞任福建观察使时,大兴学校,鼓励生员读书,使“闽人春秋配享袞于学宫”(《新唐书·常袞传》)。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时,非常重视教育,他在所上《请建州县表》中指出:“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他在州治行政机构中设专司教育的官吏,并在漳州首创乡校,还创办了松州书院。兵部尚书熊秘领兵入守温陵(泉州)时,在建阳创建了鳌峰书院,以教子弟。五代时,闽王王审知于福州“建四门学(高等学府),以教闽中之秀者”(吴任臣,《十国春秋》)。在他倡导下,当时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村设有私塾,“幼已佩于师训,长者置于国庠”(吴任臣,《十国春秋》)。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统治泉州时,兴设“秋堂”。宋朝官方实行重文政策,办学成绩与社会风尚成为地方官员考绩的内容之一。福建大小地方官都倾力办学,据有关史籍所记,有名有姓的不下百余名,不仅诸如福建安抚使辛弃疾一类著名人物兴教办学,一些偏僻小县,如连城、建宁、古田、浦城、宁化等的知县,也大兴学校,使宋代福建教育空前普及。元代,也有不少地方官对福建教育兴盛有过贡献。泉州达鲁花赤契玉、建宁路总管暗都刺、松溪达鲁花赤阿思兰、尤

溪达鲁花赤文殊每涯等人主福建的少数民族地方官都大兴教育,拨出专门学田。地方官还纷纷创办、修建书院,如邵武路同知万不花创办樵川书院、光泽县伊况逵创办云岩书院、福建右布政副使姚镛修闽中诸大儒书院。明清两代许多福建地方官吏不仅关心各种学校的创立,还注意解决学校的后顾之忧。他们或拨专款,或购买学田,采用多种方式解决学校经济上的困难,以期学校有长久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历代地方官吏常常主动捐俸银,如宋代崇安知县赵崇萃曾捐俸请买开元寺废寺田以充学廩,延平郡守陈宓捐俸购田以贍延平书院生徒,漳州知府李音石捐俸置学田,建宁知县捐俸二千余缗增新邑学;明代福建巡按史尹仁捐俸银一百两重建庐峰书院,古田县令捐俸买民地以广学舍,将乐县令林熙春捐俸造新学舍,端明殿学士陈显伯出资修建了罗源松亭书院,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陈省倾资捐修紫阳书院;清代晋江县令赵同岐捐俸倡修梅石书院,松溪县令孙大焜捐资重修南溪书院,宁德县令徐文翰捐俸为学校灯油之资,泉州通判徐之霖捐俸重建左营讲堂,福建巡抚孙尔准捐银为凤池书院学生助学金。有时,有的地方官还带领部下捐俸建校,如海坛镇守吕瑞霖率手下两营官兵捐俸创建兴文书院。

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这些教师主要是一些以教书为业的教育家。每个朝代都有这样一批教育家,仅宋代,就有罗从彦、李侗、朱熹、李光朝、蔡立定、黄干等,其中朱熹从事教育 50 多年,提出了七大教学原则,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一些著名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也常到课堂讲学,这些人虽然不是终身从教,其成就也不以教育显,但他们的讲课却活跃了学术气氛,扩大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因此吸引了不少学子。如宋代,杨时晚年丢官返乡后讲学,学生千人;一代名臣蔡襄曾以枢密学士知福州,“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陈鸣鹤《东越文苑传》);史学家郑樵曾授徒 200 人;文学家杨亿也开馆授徒。明代著名军事家、音韵学家陈第曾多次到漳州、福州讲学,对学生多有勉励;著名学者黄道周曾 5 次回乡讲学,从学者近千人。杰出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中进士前也教过馆。著名文学家林纾曾当过塾师和福州苍霞精舍的汉文教习。一些在朝廷任官的闽籍杰出人物常因丁父忧或母忧而返乡守孝,期间也常应邀讲学,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如清代刑部奉天司主事陈若霖因丁母忧,曾主讲漳州丹霞书院;内阁中书李彦章因丁父忧返乡,曾主讲兴化兴安书院一年;翰林院编修林春溥因丁母忧回乡,曾主讲玉屏书院。

科举的久盛不衰。我国正式开始以试策取士,始于隋,唐代开始大兴。虽然唐五代福建还处于开发阶段,人口仅 70 万左右,但已有 74 人中进士;宋代

共有 7607 人中进士,22 人为状元,按人口比例,为全国第一,并创造出不少奇迹。以莆田县为例,曾同科文武两状元、连科三状元、囊括一榜前四名等,均为全国前所未有。元代福建有 76 人中进士,高于汉人为主的南方各省。明代福建有 2410 人中进士,在全国仍名列前茅;其中竟然出现一榜三及第皆闽人这种绝无仅有之事。清代福建有 1337 人中进士,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科举业的兴旺,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考生互相勉励,早有传统。欧阳詹是唐代泉州第一个中进士的,福建士子感到莫大光荣,参加科举的人日益增多,泉州士子徐晦首次赴考落第,欧阳詹对他多有勉励,使他加倍苦读,翌年考取第一。许多闽人以考上进士为终身奋斗目标,如宋代闽县陈修曾下决心不考上进士不成婚,不料屡试屡败,至 73 岁时才被录取,宋高宗下诏赐官女施氏嫁他。洞房花烛夜,施氏问他几岁,他答曰:“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类似这种终身在科场上奋斗的士子当时为数不少。为了使士子能如愿以偿,一些教师也千方百计想办法,如明代泉州陈紫峰费了很大精力将《四书》、《易经》这两部士子登科的基本经书译为白话讲稿《四书浅说》和《易经通典》。之后,他自己也中了进士。

家族对教育的重视。福建的家族大都注意族人的教育,《闽沙茂溪罗氏族谱》曾记有著名学者罗从彦在罗氏家族书堂上写的话:“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段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散,田宇虽广,遗之数十代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表示了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以读书为光荣,以不读书为可耻的族风。如明代林希元所撰《林氏家谱》记道:“林氏世代以读书为业,有不为此业而又不改者,赶出家门。”有的家族把开办族学、族塾写进族规,如连城《新泉张氏族谱》记道:“今议设义学二所,经师一所,在东山楼;蒙馆一所,即在祠内。”为了保证族人能受教育,各家族都采取了许多措施。在经费上,不少家族都置有学田,即“书灯田”。如清陈盛韶《问俗录》中所记:“书灯田,祖父分产之始,留田若干亩,为子孙读书之需,后有人学者收其租,捐纳者不得与其租。”不少地方若干家族还携手共同创办私塾,各姓合资修建书院。如长乐梅花里,共有 40 余姓相处,清代共议创办了和羹书院。为了激励族人子弟的学习,一些家族还作了经济奖励等规定,如浦城《达氏宗谱》规定:“入泮者,给蓝衫花银二两;凡赴乡试者,给程银四两;凡赴会试进士者,给程银八两;及第衣锦祭祖者,给旗杆银二十两。”族人还注意选派族中有名望人办学,如宋代泉州进士陈知柔辞官返乡后,为族人办起学堂,他的侄儿陈朴、陈模等都先后登第,“一门八骏”,县府为之竖立“世科坊”。家族对教育的重视

收到了很大成效,创造了福建在中国科举史上的奇观。如唐代莆田林披生有九子,都明经及第,皆官刺史,故有“一家九刺史”之说。五代莆田黄璞举进士,与其四子同列馆职,故有“一门五学士”之说。北宋浦城章氏家族,一门二十四进士,中有一状元。北宋闽清陈玩五子四登科,南宋长乐杨家一门同榜四进士,明代莆田柯家五世进士,明代闽县林氏三世出了八个进士、五位尚书,明代莆田黄氏家族共出十一个解元。子弟靠科举出人头地后,不忘荫蔽本族,或出资赞助,或激励族中士子苦读,大大推动了教育。

学校类型多。福建历代办学有多种形式,除了官办的府学、州学、军学、县学,或官、或民、或半民半官的各种书院、私塾等外,还有多种类型的学校,以满足各种不同阶层人的需要。如宋代在福州、泉州两地特为赵氏皇族子弟开办了宗学,就学人数多达数千。宋代泉州是海外贸易中心,泉州特为外国侨居者设立了番学。元代政府在福州、建宁、泉州、漳州、汀州、延平、兴化、福宁、邵武诸路均开设了蒙古字学,元代福建各路和40个县还开设了医学和教授天文、历算、周易、数学等课的科技学校(也称阴阳学)。元、明、清各代还在城乡创办了千所以上的具有小学和社会义务教育性质的义学,主要以普及伦理和农桑技术为主,大多数城区1~4所,乡间10所左右,对普及城乡基础教育起了很大作用。福建方言复杂,所以在清代还开设了纠正地方土语的“官音书塾”,并为常住福州的旗人开设了“八旗官学”。有的家族为子女前途开设了外文书塾,如设在螺州的螺江乡塾,专攻日语;螺州乡塾,除学日语,还学法语。清末洋务派在福州办起了“福建船政学堂”,直接聘请洋教习,使用洋课本,按洋式课程设置和教学法教学,并打破门第观念向全社会公开招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造船、航海和其他方面人才,并在我国科技、外交、翻译、教育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基督教传入福建后,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对下层平民敞开大门,有一定影响。有的地区(如福州、莆田、南平等)教会学校规模,竟超过公立、私立学校。清末福建还出现了华侨办学。如清道光年间惠安归侨郭用锡父子捐银千两办学,道光皇帝嘉封诏书,并授予“乐善好施,父子恩荣”的横匾。之后,华侨办学之风越来越盛,成为福建良好传统。

刻书业的繁荣和藏书的丰富。闽刻书业始于五代,后随着读书应试风气与日盛行,再加上福建造纸原料丰富,所以刻书业鼎盛于宋元明,无论官刻本、家刻本,还是坊刻本都在同行业中独占鳌头,长期不衰。宋代建阳麻沙书坊,号称“图书之府”,与当时杭州、四川书坊并称全国三大刻书坊,所刻之书被后人称为珍贵的“建本”。元代书坊也以福建地区为最多,如建安陈氏余庆堂、朱氏与耕堂、梅隐书堂、双桂书堂等,都刻了很多精美的书籍。明代书坊福建更

盛,在建阳、金陵、杭州、北京这四大书坊中,建阳书坊最为著名。仅崇化镇“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建阳县志》卷三)。刻书业的发达,使书籍普及,福建士子有书可读,也使民间藏书极为丰富。据可查史籍记载,到过福建的历代著名藏书家,就有 130 多人。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兼管学事时,曾整理县学藏书,并大力收集民间藏书,共收 900 余卷。宋代福州学建有收藏官颁书籍之稽古阁二、今书阁三,可见有一定规模。书院都注意收集藏书,清代福建巡抚张伯行,在建福州鳌峰书院时,“出家所藏书千卷,充于其中”(《碑传集》卷一七)。清代福州越山书院有藏书 20 大橱,400 多种,5000 多册。浦城南浦书院有藏书 130 余部,1500 多册。不少书院著名教师个人也有丰富的藏书,如清代福州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家中藏书有 8 万余卷之多,林昌彝正是借此得以饱览群书,为今后在各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闽台‘五缘文化’研究”(2008B115)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教授)

试论福建古代书院的发展与兴衰

何绵山

福建书院教育始自晚唐,这与当时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位于东南一隅的福建,少经战乱,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州县增加,人口迅速增长。在中央政权重视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治闽的地方长官也颇重视学校教育。除官办学校外,私人办学的风气也同时兴起,于是出现了书院教育。据现有资料统计,从中唐到五代,福建有书院 16 所,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私人读书之所。(1) 晋江欧阳书室,唐欧阳詹曾读书于此。(2) 莆田欧阳詹草堂。(3) 漳浦梁山书院,为唐潘存实读书处。(4) 龙溪周潘书堂,为唐周匡物和潘存实读书处。(5) 莆田北岩精舍,唐陈峤、许龟图、黄彦修读书于此。(6) 福清闻读书院,唐陈灿读书处。(7) 古田蓝田书院,南唐员外郎余仁椿建。(8) 莆田灵岩书室,唐林蕴、林藻兄弟读书处,欧阳詹亦曾到此读书。(9) 霞浦草堂书舍,唐林嵩读书于此。其二,教授子弟之所。(1) 莆田澄渚书堂,唐林蕴、林藻兄弟在此聚亲族读书。(2) 莆田漆林书堂,唐少府监翁巨隅在此训导子弟,其三子先后登第,长子翁承赞登乾宁三年进士,后为闽国丞相。(3) 建阳鳌峰书院,唐兵部尚书熊秘卜居建阳莒口,建此以教子弟。其三,讲学授徒之所。(1) 邵武和平书院,唐工部尚书黄峭回乡隐居,建此以讲授诗书,诱掖后进。(2) 莆田上林义斋,为唐黄问创立,“以聚四方英俊”。(3) 莆田东峰草堂,唐黄滔曾在此受业。(4) 长溪(今霞浦)灵山草堂,唐林降曾在此读书授徒。

从数字来看,当时福建书院已居全国的前茅,也说明当时福建教育的兴盛;而从这些书院出来的,大多是知名的文人学者,如欧阳詹、林蕴、林藻、潘存实、翁承赞、黄滔等,可见当时福建书院是培育人才之所。从上述三种类型来看,当时福建书院的职能比较单一,或只为读书之用,或仅为教授子弟之用,最多者为讲学兼授徒。当时书院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兼习诗、赋、文,以应科举之试,因而书院讲授的主要是经、书、诗、文,还没有上升到学术的层次。但书院已经把道德修养提高到比学业更为重要的地位。如莆田上林义斋,为生徒立下五项规则:“一曰修身谨行,二曰立志抚节,三曰潜心经术,四曰

学通业务,五曰限日收功。”其中第一、二项均为对道德修养的要求,列于前面;第三项才是对学业的要求,要求生徒专心学习经术;第四项的要求,说明书院并不关门读书,而要求生徒关心通晓国家和社会之事;最末一项则是从纪律上要求生徒按期完成书院规定的学习任务。这五项规则对生徒的要求,可以说是相当全面而又主次分明,标志着福建书院已渐趋成型。

至宋代,福建经过五代一段时间割据之后重入中央政府的版图,政治更趋稳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开辟,经济更加繁荣。中央政府采取的优厚文官、奖励文士、大办官学和增加科举名额等政策,刺激了福建书院教育的发展,书院数成十倍增加。据现有资料计,宋代福建有 120 所书院。有关情况见下表:(此表及后列之表均据《闽书》、《八闽通志》、《福建通志》统计)

所在地	书院名称	创建时间	备 注
闽县	鳌峰书堂	南宋	宋状元陈诚之读书处
闽县	龙首洞书堂	北宋	宋状元许将肄业于此
侯官	拙斋书院	南宋	宋儒林之奇与其徒吕祖谦讲道处
侯官	三山书院	南宋宝祐二年	提刑王秘创建
侯官	古灵书院	北宋	名儒陈襄读书处
长乐	龙峰书院	南宋	刘砥、刘砺兄弟读书处,朱熹避学禁寓此,二刘从之受业讲学
长乐	蓝田书院	南宋绍兴年间	陈坦然建
长乐	达泉书院	南宋绍兴初	郑丙建
长乐	卓林乡学	南宋	英德教授林垓子建
福清	龙江书院	宣和六年	海口镇官陈邻修建
福清	石塘书院	景定四年	林遇讲学处
福清	闻读书院	宋	陈灿读书处
古田	浣溪书院	宋	朱熹书额
古田	嵩高书院	宋	
古田	螺峰书院	宋	朱熹书“文昌阁”额
古田	魁龙书院	南宋	祀朱熹、林用中、林允中

续表

所在地	书院名称	创建时间	备 注
古田	东华精舍	宋	
古田	溪山书院	淳化二年	朱熹书“溪山第一”
古田	德成书院	乾道年间	
古田	兴贤斋	南宋	朱熹门人余范建
古田	西斋	南宋	朱熹门人余隅、余范读书处
建瓯	建安书院	景泰二年	郡守王埜承理宗之命特建祀朱熹
浦城	西山精舍	嘉定十四年	真德秀建为讲学之所
浦城	梦觉山房	南宋	真德秀建为藏修息游之所
浦城	读书堂	北宋	章得象读书处
浦城	读书堂	北宋	杨徽之读书处
浦城	读书阁	北宋	杨亿读书处
浦城	书斋	北宋	徐修读书处
建阳	武夷精舍(紫阳书院、武夷书院)	淳熙十年	朱熹建
建阳	同文书院	乾道七年	朱熹建以贮图书
建阳	考亭书院	绍熙三年	朱熹建以讲学著述
建阳	寒泉精舍	乾道六年	朱熹建,吕祖谦访此,共编《近思录》
建阳	鹰山书院	绍兴年间	游酢讲道著书于此
建阳	云谷书院	乾道六年	朱熹建
建阳	云庄书院(义宁精舍、西山书院)	淳熙元年	刘燾故居、讲学处
建阳	庐峰书院(西山精舍)	淳熙十二年	蔡沈讲学著书处
建阳	瑞樟书院	绍兴年间	刘子翬讲学处,刘仲会建